

做好实际工作 迎接未来斗争

五六月間的全馬市議會選舉在六月底就宣告結束了，現在除了丁加奴一州還有待揭曉外，其餘的戰訊都老早公諸人民面前。做為一個始終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我們有必要檢討此次市選的成敗，總結經驗教訓，以便策勵自己，迎接未來更艱苦的鬥爭。

人民社會主義陣綫是一個標榜左翼和為勞苦大眾而鬥爭的政黨。我們在此次市選中一共派出了一百三十二位候選人，其中有六十七位候選人在人民的擁護下中選為人民的代議士；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在我們與執政的聯盟互相競爭的一百三十二個選區中，我們社陣所獲得的總票數是 83444 票，而聯盟之總票數為 67847 票，我們的總票數多過聯盟 15597 票；在聯盟認為是它的堅強據點彭亨州的文冬，關丹，勞勿，立卑，文德甲五個市議會，過去我們沒有一位市議員，現在我們已打進了十九位同志；在柔佛州的哥打丁宜，麻坡，笨珍過去也是沒有我黨市議員，現在也被我們殺進去了；在一向稱為「聯盟堡壘」的吉打州，我們在雙溪大年和居林兩市選中，共派出七名候選人，這七位同志都全部中選了。更可喜的是，在我們執政市議會三年下的檳城人民，是比前更認識我黨真誠為人民服務的本質，致使我黨在十五選區的角逐中，獲得了十四席位的輝煌勝利。

聯盟儘管在大多數市議會中還掌握着政權，然而，全馬較大的幾個市議會已經落入反對黨的手里了。檳城喬治市早就成為我黨的江山，怡保變成進步黨的天下，芙蓉却歸入獨立人士的掌握中，馬六甲却和我黨打個平手。這就完全証明了城市的工人和市民階層已深一層的認清聯盟的腐敗無能和反人民的本質。

一連串的戰績是令人歡欣鼓舞的。東姑也不得不傷心地說：我們不相信城市的人民，但是我們可以倚賴鄉村居民取得勝利。可是，鄉村的居民難道會永遠信任腐敗的「聯盟」嗎？

在這次的市選中，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以鼓吹馬來種族主義為政策基礎的汎馬回教黨，在吉蘭丹的五十七個選區中，只有獲得十四個席位。雖然汎馬回教黨能够以煽動種族情緒在數年前獲得絕大多數馬來農民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了

這種種族性的政黨並不能替馬來下層羣眾爭取生活的改善，馬來農民唾棄了他們。雖然，聯盟還能以「鄉村發展計劃」來引誘馬來農民的選票，但是，本質上替資本家和封建地主効勞的「鄉村發展計劃」，到頭來還是加深鄉村農民受剝削的困苦生活。總有一天，農民會向左轉，那時，聯盟的喪鐘就响了，東姑的美夢也完了。

辛尼華沙甘的人民進步黨獲得了廿六個席位。進步黨是一個沒有遠大政治目標，只是隨風轉舵，投機取巧的政黨。這個政黨利用華人沙文主義情緒來獲取選票。這種政黨實際上形成我國民族團結的阻礙物，它是根本不可能替勞苦大眾爭取生活的澈底改善和反殖民主義的澈底勝利的。我們今後應當加強揭穿這些玩弄政治花樣的政壇小丑。

市選的結果証明了我們社陣是聯合邦最強大的反對黨，我們社陣為勞苦大眾服務的宗旨也更加獲得羣眾的了解和支持，左翼的力量是逐步在加強中。但是，這些成績都不足以使我們自滿，我們只是比過去向前跨了一步，我們的力量還不足以打垮聯盟，我們的議員和黨員的政治修養還不够理想，我們的組織基礎還不够堅強，我們還有必要去提高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我們不應該驕傲和自滿，也不要沮喪和氣餒，應該看清自己的缺點，更應當明白政治鬥爭的艱苦，也應當認識廣大羣眾的偉大力量。我們只要能始終站在反殖民主義和為勞動人民做事的立場上，我們就有遠大的前途。否則，我們就不能獲得羣眾的擁護。

現在是我們中選的議員積極為羣眾服務的時候了。我們希望各位中選的議員應當具有廉潔，謙虛，忠實的作風以及為勞苦大眾的利益而奮鬥不懈的精神，敢於在議會中伸張正義，維護真理。更須時時接觸選區內的市民，實際地一點一滴地去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相信忠實的我黨議員會本着黨的宗旨切實為民辦事。

我們全體同志應團結一致，搞好組織基礎，勤於學習，更要在一点一滴的日常工作中具體地為羣眾服務。羣眾是最易從實際表現去評判一個政黨的。

同志們！讓我們做好今後的工作，準備迎接更艱苦的鬥爭吧！

五月廿七日，

聯合邦總理東姑在星洲出席一個記者俱樂部午餐會上發表重要演說，在他的演講中，他提出了把星加坡，聯合邦，砂勝越，汶萊和北婆羅洲五地組成聯邦的意見。總理認為，這個政治和經濟合作的目標和計劃是無可避免的。在另外的一次場合，他向記者表明他是希望星馬合併，問題只是決定在星洲人民的志向。

東姑的星馬婆大聯合計劃一提出後，立刻就得到國內外政治界的關注。星洲右翼的人民聯盟主席林有福馬上響應，發表聲明支持東姑的計劃。澳洲悉尼前鋒晨報在廿九日的社論中說：馬來亞首相所發表的有關希望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羅洲，汶萊和砂勝越能來一個大團結的談話，在英國和澳洲受到嘉許。該報還說：倫敦與坎伯拉方面的意見認為：使上述地區未來最安定的辦法，便是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前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經星時也說：那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在這裏，我們感到萬分的奇怪，為什麼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會大力提倡和支持起「五邦聯合」的計劃來呢？誰都知道，殖民主義者統治殖民地的慣技就是「分而治之



我們要的是進步的統一和聯合

對東姑的「五邦聯合」計劃的一點意見

· 徐 ·

」的分裂陰謀，所以，英國為了分裂馬來亞人民的團結力量，就把星馬分割了。向來最害怕人民統一的殖民者怎麼又會贊成起統一計劃來呢？而我們知道，總理東姑作為右翼親殖民者集團的首腦，也必然會跟着英國的分裂策略走，的確的，聯盟執政以來只是在進行着加深星洲和聯合邦分裂的措施，甚至還把星洲當成「外國」，然而，現在聯盟領袖又為何會突然提出「五邦聯合」的計劃來呢？這是值得一切關心祖國政局發展的人士深為思量的問題。

為着反殖民主義事業的澈底勝利，我們懂得「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理，所以，我們聯合邦人民是堅決要求星馬統一以及東南亞國家人民的團結一致，「五邦聯合」照原意上講來，我們是不會反對的，假使這個所謂「五邦聯合」的計劃是意味着有利於人民的大團結和爭取民主自由和獨立的事業，那麼，這是值得贊許的。然而，東姑的每次有關談話中并未強調此點，這不能不令我們深為疑慮。

人人都了解這個通俗的真理：壞人當然會說壞人好。

我們懷疑在這「五邦聯合計劃」的背后，是否有着殖民者的陰謀詭計。而且，一件看來是好的計劃，如果由兩種不同本質的人去執行，可能會產生出相反的結果。我們很難理解始終跟隨殖民者走的聯盟領袖，是會通過「五邦聯合」的計劃，來真正促進這些地區人民的團結和爭取民主獨立的事業。因為事情假如真是如此，那麼英國當局的反映必然是不妙的。

我們認為，星馬統一以及和汶萊，砂勝越，北婆羅洲的密切聯合是必然會隨着歷史的演進而形成的。不過，我們要的是進步的統一和聯合，而不是表面好看而實際上是後退一步的「統一」和「聯合」，這種退步的「聯合」却可能是右翼力量的大集合，以便去打擊人民的進步運動，實現殖民者的陰謀。所以，我們不能相信右翼集團會替我們帶來人民所願望的統一和聯合。現在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各地人民本身的民主獨立運動的廣闊推展，假使在這些地方，人民都廣泛地覺悟和團結起來，左翼力量取得廣泛的支持，那麼，我們是不愁星馬不能統一，五邦不能聯合。因為，殖民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實際上才是殖民地人民統一團結的唯一阻礙物。

殖民主義者是壞人，是殖民地人民的壓迫者剝削者，然而，這些人現在在大肆稱讚東姑的「五邦聯合」計劃。這不能不叫我們心驚胆顫，不能不令

不民主的審判 不確實的控狀

要求結束緊急法令，反對內部安全法令，要求撤退駐馬外軍，要求公開審判或無條件釋放政治犯，這難道也是顛覆活動，宣揚馬共主張嗎？

五月三十日，在吉隆坡高等法院共有八位政治犯受到檢討。其中包括社陣全國副總秘書許博義，社陣雪州分部秘書陳彬影，安邦勞工黨支部財政陳伯安，八打靈人民黨支部秘書李健行，增江勞工黨支部兼地方議會主席符昌和，副秘書兼地方議員陳秉權及支部秘書劉小華，怡保社陣財政胡榮深。

在卅一日受檢討的政治犯共有五名：馬來亞梨工友聯合會總秘書蘇炳春，全馬交通工友聯合會組織秘書志以及檳城社陣黨員黃玉華，黃台昆，鄭忠勇。

三人諮詢委員會是以顧德法官為首，其他兩名委員是哈妮瑪女士及李榮德。根據內部治安法令規定，這個委員會於檢討後可提出其建議，而最終的裁奪權還是操在內部治安部長的手里，像這樣一個由官方委任而又無實際權力的諮詢委員會，到底會「諮詢」出什麼結果來，老早是人人心裡明白了。

除了檳城三位社陣的黨員外，其餘的我黨領導同志及職工運動者都是在去年十一月間被政治部援引「內部治安法令」所拘捕的。政府當局把這些人拘捕了，並沒有向公眾人士提出真實證據，公佈其罪狀，更沒有在公開法庭提出審判。最初的幾天，政治部人員用連續的疲勞審問來迫口供，剝光符昌和的衣服令其在風扇下吹，甚至據我黨國會議員戴衛全志所取得的消息，黃梨工會秘書蘇炳春君曾被毆打至昏倒。經過了這一場卑劣的迫害把戲，最後就秘密地把這些「政治犯」送到華都牙也和麻坡的集中營去。當局的這種獨斷作風和近乎法西斯行徑，致使在最初一個時期，沒有人懂得許博義全志到底關到那里去。而當戴衛全志在國會中向內政部長依士邁提出詢問時，他也不敢肯定。從這里我們懂得了，聯盟的部長實際上已是在要弄英國殖民主義者所慣用的伎倆。

在卅日由諮詢委員會秘密檢討的八位全志都由我黨國會議員加南星律師代為辯護。其中許博義，陳伯安，分別被控以九項罪名。

卅一日之兩位職工會人士及三位我黨黨員則由林建壽律師代表林清吉律師出庭代辯。

政治部當局對我們這些同志的控狀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利用社陣進行共產黨的顛覆活動，參加馬共非法活動，支持馬

共主張。這個罪名，實際上已變成政府當局逮捕進步人士的最適當藉口。代替「緊急法令」的「內部安全法令」賦予政府當局如此的權力，只要一戴上「顛覆活動」的「紅帽子」就可以任意關他兩年。假使政府當局有理由證明他們進行「非法活動」，為甚麼不進行「公開審判」呢？

在政府當局對我們這些同志的控狀中，有些是萬分可笑的。比如，針對許博義的控狀中有一條是說：他曾經勾結人民黨內的華籍黨員以奪取人民黨中央的要職。假使政治部可以隨意歪曲，把我黨一位同志被選任要職說成奪取大權而捉將官去，那麼，馬來亞還有什麼民主可言？黑的說成白，白的說成黑，這完全是殖民統治者的口氣！

以下我們將加南星律師針對控告陳彬影的各項控狀所作的反駁加以詳盡報導：

控狀（一）：（1）你是一九五六年便不間斷地從事不利本邦內部治安的活動，並且自決自願地協助此叻州共黨組織之活動。

（2）一九五六年六月協助其祖父陳志平（譯音），以糧食接濟金馬崙共產份子新民（譯音）。

（3）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及雪蘭莪人民黨，並實行馬共之政策。

駁詞：（1）一九五六年六月間陳君向在檳城某學校讀書，又不是在放假期間，而且事實上是年六月間陳君一直在檳城。

控狀所言完全不符事實。

不同的政黨見解會偶合

（2）任何合法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個人思想考慮的結果，無需別人在幕後指揮，無需聽取那一方的指示。況且每一個合法的政黨，都有獨立的政策，每位黨員都有義務執行黨的政策，但是在不同的政黨之間或不同的國家之間，在某個時期，在某個問題上其見解和看法是可能不謀而合的，這是偶合現象，絲毫不足為奇。

控狀（二）彼於一九五六年又以糧食接濟金馬崙馬共份子洗志壯（譯音）。

駁詞：當時陳君事實上是留在檳城，並不在金馬崙。

控狀（三）一九五八年六月加入吉隆坡社會主義青年同盟進行滲透活動並進行學生顛覆活動。

駁詞：實際上陳君並未加入吉隆坡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而是參加檳城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活動而已，控狀所指的恰與事實相反。

控狀（四）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晚在吉隆坡人民黨分部慶祝「十五晚」的集會上，進行「學習」活動。

幕後指揮者到底有多少

駁詞：陳君承認曾經參加「十五晚」慶祝集會，但否認曾經進行「學習」活動。

控狀（五）一九五九年六月執行馬共滲透合法政黨和其他團體的政策並隱身幕後指揮人民黨的職員行事。

駁詞：控狀指控陳彬影是人民黨唯一的幕後人，但是另一方面又指控許博義亦是人民黨的幕後指揮人，這豈不是前後互相矛盾嗎？

至此顧德法官插言——

顧德：如果一黨另又結成小集團企圖控制該黨，而未當呈請註冊者也是以非法論的。

談到黨內之結集小集團而未向當局註冊，屬非法事，加南星反駁說：這種小集團不僅存在人民黨裏，巫統及聯盟黨內比比皆是。例如，聯盟內部的馬華公會，巫統，還不是各成一集團嗎？馬華公會及巫統內部亦有其大小不同意見不盡一致的小集團存在，他們同樣未經註冊批准，又如何處置呢？

控狀（六）陳彬影陞任吉隆坡人民黨秘書時曾經在兩個場合，提出與馬共主張相同的提案。

身為黨秘書自遵行黨策

駁詞：雪州人民黨於一九六零年向社陣全國代表大會提呈五十條提案，其中有三條被指為與馬共的主張一致者。

一，要求結束緊急狀態，反對代以內部安全法令。

二，要求外國駐軍全部退出聯邦。

三，公開審判或無條件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這些提案都是社陣前此提出過的，而且也是社陣一路來的主張和奮鬥的目標，於一九六〇年再度提出，並未有違背黨綱，與其說是聽取外人的指示，毋寧說是遵行黨的意旨，因為人民黨的秘書，也是社陣成員之一。

控狀（七）一九六〇年一月負責吉隆坡人民黨籌款演出，所編排節目具有共黨色彩。

駁詞：吉隆坡人民黨籌款演出亦經遵照合法手續向當局申請准証，政府不批准演出，人民黨也未嘗不顧法紀擅自公演，政府當局既然表示不能演出，而不發給准字，人民黨並沒有違抗命令，這表示人民黨並沒有干犯法紀。

控狀（八）支持民族解放同盟，又是

雪州人民黨顛覆集團的頭子，企圖把人民黨變為馬共外圍的組織。

駁詞：否認。

控狀（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參加學生遊行示威，於一九五八年八月被校方開除。

駁詞：陳君在一九五七年底已離開學校，不知一九五八年校方又何從開除陳彬影。

東姑政策也受馬共指示？

審判完畢後，加南星曾對在場的記者說：本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曾經公開發表支持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我們亦有理由懷疑上述的言論，是受了馬共幕後的指示，而公開實行馬共的政策，因為馬共也是極力主張共產中國應進入聯合國的有力支持者，這又何嘗沒有根據呢？

這是勵工自的刺 是勵由運諷

六月十九日下午馬來亞職工總會的一個代表團晉謁內部安全部長依斯邁先生，要求解釋政府拘捕黃梨工會秘書蘇炳春及交通工會組織秘書會志事。根據內部安全部長的解釋，政府認為他們有協助推行威脅本邦內部安全的共產目標與政策，政府的証據是他們兩位曾經有提及「階級鬥爭」，「社會不平等」，「戰鬥精神」的字眼。

誠如馬職總代表團所指出的，這些字眼常見於親西方的「國際自由職總」的宣傳文件中，這也能說是「共黨色彩」的字眼嗎？

「階級鬥爭」和「社會不平等」是現社會中事實上存在的事情，任何一位客觀的政治家都會承認這一點。我們很難相信有眼睛的依斯邁先生會看不清眼前的事實。這些字眼是亞非民族主義者如蘇加諾所常用者，難道用了這些字眼就必須坐監牢嗎？

俗語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假使憑着這幾個字眼就可証明其威脅安全的話，那麼馬來亞全體工人，農民和下層市民都必須坐監牢。難道馬來亞的勞動人民得到平等嗎？難道工人，農民不是受着你們資本家的壓迫嗎？難道面對着被壓迫，被剝削的生活我們不該有「戰鬥精神」去對付嗎？

哦，我們找到了依斯邁的本意，原來他是要叫勞苦大眾永遠做牛做馬，乖乖地不可吐一口怨氣！

我黨國會議員加南星在國會發言

只有公開的法庭審判才是合理
消除不平等和貧窮才是反共的辦法
控告他們的都是一些誣告

我黨國會議員加南星在十九日國會辯論戴衛提案時發言指出：

諮詢委員會審判社陣的被扣留者與職工會人士，只由警方給予不正確的証據，其程序也是秘密的，不給公眾人士以供証的機會，因此，諮詢委員會不能構成法庭。只有在公開的法庭審判，提出實足的証據，才是合理的。即使諮詢委員會如果建議釋放任何被扣者，國內治安部長也有權加以反對。

政府援引國內治安法令來控告反對黨黨員，已經使到我國的民主受到損害。政府時常引用「共產主義」這個名詞來拘捕別人，其實解決我國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和貧窮才是對付共產主義的辦法。

最近政府援引國內治安法令扣捕十二名社陣黨員與職工會人士，這些案件中，控告他們的都是誣告，如符昌和是一個誠實而受尊敬的人，但是政府在諮詢委員會控告他的第一點是說他利用電台偷收外國的新聞，第二點是說他另召人民起來推翻政府，有如南韓學生所為者一樣。

政府對人民黨陳彬影的控告是談陳彬影在一九五九年在雪州人民黨中提出十五個提案，這些提案都是為「共產」目的而提出的，而事實上雪州人民黨當時的提案主要是要求外軍退出馬來亞和廢除緊急法令。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柔州彼各馬華議員如此爲民服務

矛人

書記私吞公款，財政全不知情！ 反對借錢救濟老人院的飢餓老人！

像祖國所有的新村一樣，當人民社會主義陣綫沒有在那兒成立時，或者「牛頭」的地方議員還沒進入地方議會前，每一個地方議會的議員簡直清一色是「帆船」的成員，不是馬華馬青，便是巫統印度國大黨，或者是馬華馬青印度國大黨巫統共享「其果」。整個議會落在那些只知「撈」個人財富的聯盟議員手里，于是「烏烏任其摸」，骯髒的垃圾便越堆越多，見不得人民的事情也比皆是，好像地方議會書記私吞公款啦，財政沒將賬目入賬啦，村內的設備一塌糊塗啦……這也難怪，因為那些聯盟議員（多數是馬華議員）任議員的目的，都是想提高個人名譽，以便生意興隆，方便多賺一些錢，他們根本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因為他們的黨一聯盟只是維護英殖民主義和少數資本家的大利益吧了。

彼咯這個小山村，當馬來亞勞工黨沒有在這兒成立支部以前，議會的主席，財政，總務是分別由馬華公會的會長，財政，秘書擔任，而地方議員也清一色是馬華黨要，地方議會的執政權落在一個不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馬華手里，全村三千多人民的命運掌握在這些「年年要做官」的馬華黨要手里，于是骯髒糊塗的事情來了：前任地方議會中文書記××君（也是馬華義務秘書）自任職七八年來，便一直吃地方議會的公款，將村民繳交的稅錢放入私人的荷包，例如有一個小販，他交了九十二元的稅錢，但議會的收據存底只寫二元，結果議會出「三萬」給他，要他再還九十元，像這一類事情發生得太多了，許多村民由于四五年前地稅收據單遺失了，只好忍痛再把血汗錢再交一次。××君的私吞公款是長期的，但一直到一九六〇年（社陣地方議員進入議會后）才發現，以前議會主席是今馬華公會會長蔡卓先生，財政是今馬華公會財政邱瑞章先生，總務是

今馬青團長葉亞德先生，他們這些人到那兒去，為什麼財政簽名的收據存底和發給村民的收據相差九十元之多，主席總務也為什麼沒負起人民交給他們的任務？這些只有「天知地知，他們自己也知」。許多村民都肯定地說：前任主席，總務，財政可能……盡管馬華黨要們如何努力替自己辯護，但總是難洗脫這罪名的。到今天，勞工黨的議員幾次在議會里詢問主席到底××君吃了多少錢，但他總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說：「等調查好了，下次才公佈。」下次下次下到幾次呢？天曉得！

一九五九年底及一九六〇年底，兩次地方議會補選中，社陣先后中選了四位地方議員，于是馬華的黨要們恐慌了，恐嚇壓迫的手段連續用在我黨全志甚至地方議員的身上，比如寫好退黨書，迫我黨全志簽名，否則馬上「吊桶」——停止他的工作，現任地方議會主席邱瑞章先生還在街路上親口對支部負責全志大聲道：「是經過我的手（指迫全志退黨），你要怎樣？」而馬華公會會長蔡卓先生也說：「馬華的工作不給勞工黨的黨員做。」馬青一些團員也放出風聲說要打社陣的地方議員，真不懂馬青團的領袖大談的「和平」，「民主」，「自由」到那兒去了？是不是要打人也是「和平，自由，民主」呢？

在地方議會里，馬華的議員由于害怕社陣議員的提案和發言，因為總是千方百計「給予阻撓，在二月份的會議上，主席便以「手續不合」為藉口，而不將社陣的提案列入議程，那天會議上主席還帶來了一個「寶鈴」，當社陣議員發言未畢，便「鈴鈴鈴」地按鈴，而且連聲說：「坐下坐下，我知道了。」主席也威脅一位我黨地方議員說：「只能發言一次，每次五分鐘，不然，我有權趕你出來！」但問主席議會常規是否有限每一

位議員每次只能發言五分鐘，主席再三翻動那議會常規，然後臉紅耳赤，吞吞吐吐地說：「哦，這條沒有。」議會十二位議員中，因為馬華佔有八席，社陣四席，因此對社陣的提案，不管對村民如何有利，主席總是說來表決，于是只要馬華的會長蔡卓先生一舉手反對，其他的六位馬華議員好像木偶被拉線一樣，也六條手不約而同地舉起來，結果「七比四」不通過（主席通常沒有投票）。馬華議員對會長那樣「唯命是聽」是有其苦衷的，因為那人「有錢有面又有勢」，誰敢不尊從他？

在今年三四五月份的地方議會常月會議上，社陣四位地方議員一共提出十條議案，可是獲得通過的却寥寥無幾。好像社陣議員提議應將公共水井裝上井蓋，以免小孩子拋入穢物，但馬華議員老爺却不贊成。從一九六〇年起社陣的議員就不斷建議在村內建一二座托兒所，但馬華的議員初認為沒有必要，後來又以今年議會預算案內沒有這筆支出為藉口，而拒絕通過社陣議員的提案。五月份的會議上，社陣地方議員提議地方議會應借出多少款項來津貼老人院內的老人。因為政府福利部因經濟關係，已停止津貼老人，這些老人生活已在饑餓邊緣上，這建議誰看來都是合情合理的，但馬華公會的會長蔡卓先生在議會上大嚷道：「地方議會是替村民服務而不是替勞工黨做事，議會的預算案內沒有這筆支出，因此議會不能借出款項來津貼老人。」天啊！老人院內這些老人沒有一個參加政黨，為什麼救濟他們，就是替勞工黨做事？難道馬來亞的人民捐款救濟星洲

河水山災民，也是替某政黨做事嗎？至於說議會沒這筆預算案，因此不能借出款項，這是絲毫理由都沒有的，難道說大家眼望着這些老人餓死嗎？何況說這筆款項只是借出，等政府福利部經濟好轉時是會償還的。但蔡卓先生却不予贊成，七比四票社陣的提案又不獲通過。馬華議員們競選時的諾言到那兒去了？

許許多多聯盟執政的地方議會里，聯盟的議員總是為難社陣議員的提案，不管社陣議員的提案是如何符合村民的要求，他們總是不予通過，這正顯出聯盟這政黨「不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在彼咯的地方議會里還有一種「怪」現象，馬華會長雖然不是議會主席，但議會上他總是代替主席說話，替主席回答議員們的詢問。有一次，當蔡卓先生又代替主席說話時，社陣議員忙問：「主席，彼咯地方議會是誰任主席？」主席邱瑞章先生才吞吞吐吐地說：「是我任主席。」但是蔡卓先生漲紅了臉咆哮道：「我有權力回答！」主席連忙按鈴說：「蔡卓先生請你坐下去。」許多村民都說蔡卓先生擔任地方議會主席太多時，大概他很留戀這職位，所以時常忘記他已不是議會的主席了！

每當地方議會選舉地方議員時，馬華的候選人總是口口聲聲大喊只有他們才能照顧人民的利益，只有他們才能為人民服務，但是一中選後，他們的實質便完全露出來。社陣的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所提的提案是根據村民的要求，但是馬華議員卻給予為難，甚至每每不予通過，難道這也叫着照顧人民的利益？這也是為人民服務嗎？

不要給勞工黨黨員工作做！

主席說：「發言只限分五鐘，我有權趕你出去！」

親愛的全志們，村民們：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屬下勞工黨森州分部亞沙新村支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二日宣布正式成立。由於社陣是一個代表馬來亞三大民族廣大勞苦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的政黨，一個經過政府註冊承認為合法的政黨。全時，我們要經過民主及按照憲法及準備作長期鬥爭為爭取在我國獨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以便改善廣大勞苦人民羣衆的生活和命運。因此，深得全志和村民們的擁護和支持，黨務蒸蒸日上，我們要藉此深表謝意；相反的，如果社陣是一個違反廣大勞苦羣衆利益的政黨，即使是有八個人或十個人去組織也不容易組織起來，即使是能組織起來也不能堅持長久。

今天，我們要在這詳細的告訴親愛的全志及村民們有關劉載書及彭讀等人退黨的事件：

衆所周知，亞沙新村地方議會于去年的補選時，我們社陣即以壓倒性的票數，取得了勝利，掌握了地方議會的政權。不久地方議會開會選舉職員時，我們社陣的議員推舉劉載書為地方議會主席，但劉載書擔任了地方議會主席

馬來亞勞工黨亞沙新村支部

告屬下全體黨員及村民書

當我黨在某一段期間的組織尚未臻於健全時，被一些破壞份子，投機政客爲了達到個人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混了進來，這是難免的。但，當這些份子被我們發現后，我們當然會對他們不客氣。同志們！讓我們提高警惕，團結起來，把這些敗類掃出去吧！！

后，不但沒有遵照社陣的政策認真為廣大勞苦村民服務，反而常用地方議會主席的權力，只圖達到個人自私自利的目的，使到村民處處為難，引起甚多全志和村民大表不滿。本支會有鑒於此，乃設法糾正和改善之。故此，於今年該地方議會改選職員前，本支會提先召開執委，地方議員和地方議員督促委會聯席會議，討論選舉地方議員問題。結果，會議決定推舉彭初貴為該地方議會主席，總務黃汗初，財政彭永偉。由於劉載書不被黨推舉當地方議會主席。因此，他便對本黨大表不滿，暗中進行拉攏彭讀，姚金海，彭天盤等幾位社陣議員，全時，向無黨無派議員黃春華遊說，一心想再擔任該地方議會主席，但黃春華了解劉

載書擔任地方議會主席時之行為，所以不支持他，反而願意和社陣議員合作。因此，社陣僅剩下四位地方議員，經過和黨支部主要執委商量后，決定臨時改變策略，於五月十九日地方議會選舉職員時，選黃春華為該地方議會主席，結果，終於將劉載書美麗的白日夢打破了。本支會并於五月廿日下午八時召開緊急執委會，決定罷除支部主席及地方議員劉載書，議員彭讀，議員姚金海

，議員彭天盤，支部執委烈桂福，黨員莊國文，謝金枝等七人之黨籍，因彼等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在本村議會選舉主席前違反黨支部的決定，并于五月十九日前暗中進行拉攏和欺騙黨員退黨。

至於在報章上登載退黨的新聞，其中有些根本已經不是支部的職員了，還大事渲染，唯恐「鹹魚頭」不够大。另一些根本就沒有在該所謂：「退黨書」上簽名，又另一些更是在莫名其妙之情況下簽名的，竟也被免收廣告費地登了出來。

最后，我們呼吁屬下黨員及村民勿再受彼等恐嚇和欺騙。彼等已被本黨開除，彼等在外之一切行為與本黨無關。特此聲明。



從失敗中找出勝利的道路

史韻
巴生市選檢討

本來我們有這樣的感覺，自從第一屆市選在四月二十二日於芙蓉爆發後，延續至今——巴生市選前夕，從全馬整個市選結果的形勢看來，如果這雪州第二大城市的巴生，黨能在人民面前獲得理解和認識，衝過考驗的藩籬，獲得較美滿的成績的話，我們就可以說：「從市選的整個形勢發展看，我黨是順利地獲得相當充分的勝利了。」而今事實和原來的預測恰巧有相當的距離，即是說，原來預計可獲得四席至五席，如今卻僅僅得到兩席而已。在這現實面前，我們必須承認，從席位的觀點上來說，我們不僅是失敗，而且敗的相當慘，而若從票數的觀點上來看呢，在十區對十區的競選比較上，聯盟得票六千九百三十七，而社陣却得七千零三十六，算來我黨尚勝一百零一票。而如果以六區對六區（其中一區社陣沒有和進步黨碰頭），和進步黨聯盟相比，社陣共得票三千六百四十二，進步黨得票四千二百卅四，而聯盟却只得三千三百六十二票，因此我們說，社陣在巴生市選中失敗倘然是事實，但若說在人民心目中是根本沒有印象，或根本不獲人民支持却是誇大與不實際的。

就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如果我們孤立地看待巴生的失敗，可能我們會痛心，會悵悶，甚至有一位同志說：「這次的失敗，比失了自己的愛人更傷心。」的確在突然的打擊下，產生這種憤慨與痛心的思想情感是會的，不過當我們深一層去了解巴生市選和全國市選是互相連系，互相影響的，我們的力量是來自人民，來自人民手上的票，而非是來自席位的多寡，目前席位少，在票數多的造就下，將來會就形成席位多的結果，所以目前席位少不足怕，怕是支持的人少，何況人民進步黨此次在巴生之勝利，不過在其以大漢沙文主義投機其巧的本質未為人民揭穿與認識的暫時結果罷了！居于這點當然我們不應因票數的比較對黨多——尤其聯盟而打算一勞永逸，不再努力工作，如果這樣，今后的失敗那是注定的。因為在人民對我黨不大了解加上不努力促使對方了解的結果下，只有失敗一條路而已呀！

因此，找出此次巴生市選無法取得輝煌勝利的原因是必須加以總結和正視，而後腳踏實地的去克服和糾正是應該和迫切的。

◁在主觀方面來說▷

◎黨雪州分部太過放縱，太過尊重巴生的工作職權，認為整個市選組織工作在巴生黨全志的對情況不週之錯誤估計下，可以交由他們負責，因此造成競選組織工作落在幾個沒有充足時間與經驗的全志身上，致使整個工作沒有中心計劃不週，想到就作，衝動盲動，失了系統性，和中心領導性。

◎正如社陣機關報第十期社論上說的：「如果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越深入澈底；那麼勝利的機會就會直線上升，而不會直線下垂。」本來宣傳工作，是決定競選或一個行動取得勝利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這次的失敗，可以說是宣傳工作的大受挫折，因為在這次宣傳工作上，我們攻聯盟，揭露聯盟的反動本質的確做得相當够，但對於以大漢沙文主義取巧，只求席位而不擇手段開出空口支票——一比一且勝利水電稅屋稅不必繳交等——之人民進步黨揭露與批評得太少，與此同時對社陣之政策綱領目標——尤其教育談得太少，本來這些問題是可以澈澈底底地告訴人民，但因為在宣傳的策略上犯了錯誤，變成攻而不揚的錯點，引起人民對我黨產生迷惘錯覺——教育態度不明晰。

◎沿街廣播，拜訪工作之不徹底不全面，固然後者在一些地區里做得相當徹底，但是有些却很疏忽！而沿街廣播，敵對黨可以停下來宣傳，而一旦我黨之宣傳車停下來時，馬上招到政治部與警方的壓力和阻撓，另外，一些小巷我們也沒有真正深入廣播，致使很多人民——尤其婦女老人們滿腦被敵對黨塞了很多令其迷惑的反動謬論。

◎汽車之使用不恰當，比如駕駛員由外來之非黨員駕駛，因些工作之主動性方面就異常脆弱，甚至有些駕了車去兜風和納涼。

◎過去中選之議員他們并未有徹底與全面的和選民接觸及為人民服務，致因個別議員之不熱誠，不積極作風造成人民對本黨也迷惘起來，以為我黨之議員和一些腐敗政黨之議員有些相像之點。

◁在客觀因素方面▷

◎在人民進步黨對華文教育的極端大漢沙文主義的狂熱散播宣傳下，華人之維護華文教育之正確思想被蒙蔽，被欺騙，而上了人民進步黨的當，一些中層份子和小販動搖對社陣的支持，投向他們的懷抱，這點說明了社陣之政策在人民心目中之地位不够強烈。

◎敵對黨利用「回教——就是社會主義」，這句話，不顧其真正意

義是什麼，而大要其歪曲和欺騙之能事，向巴生父老及鄉間婦女們灌輸排華等可恥的恐怖思想，故在人民對各方面之事情不了解下，造成了動搖又投向進步黨去。

◎由於聯盟與人民進步黨都同樣害怕社陣執政，所以他們兩面夾攻，使我們陷于孤軍作戰的地位，致使我們對人民進步黨方面的中傷破壞，難以即時駁斥和澄清。

居于上述主要之主客觀因素之造成，我們明顯地看出，在今後日子裡，黨必須加緊工作，把黨的政策目標帶給人民，讓人民理解與信任黨，在馬來亞當前除了社會主義政黨社陣外，沒有第二個反對黨能與執政黨相抗衡，況且最後勝利是屬於社陣，人民的生活

也只有社會主義馬來亞實現後，才可能得到全盤改善。唯其如此，馬來種族主義者，大漢沙文主義者在馬來亞，在巴生任何一個角落之勢力才會被擊潰，殖民主義等壓迫勢力才會從我們國土上被清除出去，如果種族主義——馬來種族主義和大漢沙文主義及殖民主義勢力一天不消除不消滅，馬來亞人民將永遠痛苦和悲慘。所以，在巴生市選失敗過後，我黨全體全志，必須「敗不頂，勝不驕」地更堅決，更勇敢地在黨的領導下，永遠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要求三大民族團結，爭取完全獨立，實現社會主義馬來亞！

馬來亞再也不是帆船橫行的時候了

檳城市選社陣以掃蕩性勝利擊得聯盟慘敗(14—1)

檳城州喬治市議會全部席位的競選，終於五月廿七日工式投票舉行了。這是參加角逐者是來自四個不同政治組織的政黨，這四個不同政治組織的政黨即：

第一是代表外國資本家殖民地主義者及本邦封建官僚資本階級的聯盟。

第二是投機取巧的人民進步黨。

第三是一些做生意的獨立人士。

第四則是信仰社會主義，代表馬來亞三大民族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

五月廿七日，是檳城州投票的日子。天未亮，五千個愛好和平信仰社會主義的戰士，從四面八方匯集在我黨分部里等候出發工作的命令。他們今天的到來，為的祇有一個崇高的目標——協助競選，爭取勝利！

天亮了，來自各方的工農羣衆，三輛車，汽車，在黨總秘書林建壽同志的指示下，從黨分部浩浩蕩蕩開向四方，爭取勝利去了。

八時正，投票站，選民都排成長蛇陣。為了避免發生衝突，我黨事先已與各政黨定下君子協定——各政黨不准拉票，只許在距離投票站二百碼外設立詢問站，詢問站不准四個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君子協定雖然是這樣定下來，然而，聯盟的那批流氓三星，地頭惡霸，這是一樣企圖仗勢欺人，到處拉票，處處想暗算我們工作同志。但是，我黨同志都是來自勞苦工農羣衆中，個個都有一把硬骨頭。聯盟無恥的恐嚇手段，是嚇不倒我們的。聯盟的那批看風駛帆的傢伙，看到我黨同志團結精神，嚇壞了他們，因此也不敢向我們殊多作弄而跑了。

入夜八時截止投票了，警車將投票箱移至市議廳開票計算，我黨以萬計的支持者，麻麻密密地匯集，在市議廳前大草場的刺綫圈外，引頸等候選舉結果的公佈，當我黨候選人入計票站時，羣衆熱烈的報以震動如雷的掌聲及喝采聲。

警方人員和鎮壓暴動隊，近千名以上奉命在場戒備，以防萬一。在大會堂的公路旁，警方佈下刺綫障礙物，以阻止羣衆的擁擠向前。

十一時過後，喬治市議會選舉成績揭曉了，人民的代表也一個個誕生了！消息傳來，霹靂一聲，聯盟遭到空前打擊，給我黨以十四比一之絕大多數下將聯盟打得慘敗落荒而逃，而我黨却獲得掃蕩性勝利，把聯盟，進步黨及獨立人士擊得他們落花流水。牛頭馬臉也分不清，戰勝的佳音一公佈後，在大草場的羣衆，响起了雷動的歡呼：「社會主義萬歲！」「勞動人民萬歲！」的呼聲响遍了整個喬治市。在大草場上，我黨支持者手舞足蹈，揮動了紅色牛頭標誌的黨旗，勝利地迎風飄揚！

是晚，成績最早揭曉的是雙溪烏戎區，社陣候選人黃忠和得二千九百二十二票當選，而以一千零二十四票，壓倒性多數票擊敗聯盟候選人梁潤洲先生。

接下來陸續報告的成績，均是社陣掃去，輕取聯盟各區候選人，擊潰聯盟。榮獲檳城州喬治市市議會執政權。

各區投票結果如下：（社陣列先），（聯盟在後）

巴登布朗區。

林建壽：3218（中選）

哈里斯：1668

巴轄峇都區。

李國良：4055（中選）

林成國：1491

甘光曼吉士區。

陳崇美：3253（中選）

鄭倫：1815

甘光暗本區。

葉保洪：2837（中選）

謝清波：1679

港仔墘區。

駱萬興：3266（當選）

鄭再傳：1260

雙溪亞依特潤區。

張伯榮：1907（中選）

惹日星：1871

吉靈萬山區。

江榮華：2940（中選）

黃寶隆：2125

雙溪烏戎區。

黃忠和：2922（中選）

梁潤洲：1894

板加蘭區。

藍瑪納旦：2085（中選）

莊漢良：1565

居龍巴板區。

巴古南：3104（中選）

陳文聰：850

青草園區。

黃添壽：2184（中選）

達伯千：1450

紀西凡（力央立）：357

甘光浮羅區。

何友成：2472（中選）

尤智錦：550

邱悅時（進步黨）：1238

甘光西魯區。

阿薩：2591（中選）

惹哈森：1757

甘光東姑區。

周大成：3155（中選）

沙加里亞：1626

三角田區。

邱定國：1530（中選）

莊友良：2413

算票結束，大草場上的羣衆歡喜若狂，呼聲與掌聲响激雲霄。此時，羣衆的情緒高漲，數以萬計的我黨支持者，高舉着三面“牛頭”巨大黨旗作前導，從計票，凱旋而旗，羣衆剛步出大草場前，不幸因鎮壓暴動隊分成四段加以阻撓，使自發性的遊行不能如意進行。檳市選的壓倒性勝利說明了，今天社會主義的火炬，已在祖國七百萬人民的心中萌芽，成長，壯大了！

向勝利進軍

全馬市選中我們取得六十七席！
在與聯盟競爭選區中我們的總票數多過聯盟一五五九七票，我們在不下十二個聯盟專政市議會中打進我們的代表！

一九六一年市議會選舉 我黨全部中選議員芳名

柔佛州：

新山：陳凱希 許統孝 K.拉曼 霍耀武
居鑾：黃加強 魏利仁 李亞龍 仄馬仁 仄曼索
麻坡：李文兵 陳志光
笨珍：鄭家禮 鍾永德 沈源明
哥打丁宜：仄巫哈末 仄倫仁賓夢沙

檳城喬治市議會

林建壽 陳崇美 駱萬興 巴古南 江榮華 葉保洪
黃忠和 李國良 黃添壽 阿薩 何有成 周大成
張伯榮 拉瑪那旦

馬六甲市議會

陳傳文 鍾正文 顧興光 楊和發 馬開懋

彭亨州

文冬：伍金泰 潘志佳 李開枝 黃敬忠 謝鏡波
劉崑崗

勞勿：摩哈默賽因 宮兆鵬 曾官祥 曾吉星
關丹：許景榮 林亞第 莫罕默甘敏 莫罕默珊
張儲源

立卑：伊斯邁 H.A.韓特
淡馬魯文德甲：林作棟 拉律
森美蘭芙蓉：拉惹勒南 蘇巴瑪南

吉打州

雙溪大年：押都哈密 若惹夫 鄭伯俊 黃南明
陳海龍

居林：楊學庭 劉民生

吡叻丹絨馬林：

謝偉昌 黃榮榮

雪蘭莪巴生：

吳慶喜 達瓦馬尼夫人

(丁加奴除外)

州	市	社陣 參加席位	社陣 獲勝席位	總票數	聯盟 參加席位	聯盟取得 席位(包括不 勞而獲)	總票數 (與社陣競 爭選區)	其他政黨 或獨立人士 取得席位
柔佛	新山	10	4	5942	14	8	5756	
	居鑾	7	5	2238	12	5	2148	2獨立人士
	麻坡	5	2	2482	12	10	2429	
	笨珍	4	3	652	9	4	521	2獨立人士
	哥打丁宜	3	2	362	9	7	322	
	昔加末	2	0	368	9	9	756	
	峇株	2	0	921	12	12	1010	
彭亨	文冬	11	6	2439	13	7	2232	2獨立人士
	關丹	11	5	1974	12	7	2128	
	勞勿	6	4	1180	12	8	1071	
	立卑	3	2	335	12	10	315	
	淡馬魯文德甲	9	2	1185	14	12	1241	
	檳城 喬治市	15	14	41518	15	1	24855	
	馬六甲 市議會	12	5	8637	12	5	8185	2馬來亞黨
吉打	雙溪大年	5	5	2072	14	9	1204	
	居林	2	2	677	12	10	397	
	森美蘭 芙蓉市	8	2	2397	15	4	2540	9獨立人士
	吡叻 丹絨馬林	3	2	527	12	10	457	
	打巴	1	0	87	12	12	256	
	雪蘭莪 巴生	10	2	7036	12	6	6937	4進步黨
	吉蘭丹 哥打峇汝	3	0	409	12	12	3087	
		132	67	83444			67847	

向着社會主義前進

◀ 檳市選勝利遊行記 ▶

楊柳絮

這是一個歡騰活躍的日子，是一個鼓勵我黨的兒女們更積極地，更堅決地為黨的壯麗事業而奮勇前往的日子，每個人的心靈是多麼的高興呀！

原定三時出發的勝利遊行隊伍，却因天不作美而誤了時間，我們的遊行車所貼的標語有些已被這突然降臨的雨帶走了，更有一些掛張在遊行車上的紙旗，也被雨沖破去了，至於站在遊行車上全志們，個個像落湯雞似的。這些映入我們眼簾的情景，怎不叫我們全志氣煞？老天好似故意跟我們開玩笑一般，雨早不下，遲不下，偏偏在我們擬定的時間內才下，幸而這場雨下不久，四時許，它已不像先前來得大，我們的遊行隊伍就開始出發，出發地點是舊關仔角，然則，由於政府頒佈的法令的限制，我們此次的遊行完全是以車代步；除了一輛吉普車，兩輛開蓬汽車以外，其餘都是巴士車與汽車，十四名議員中，除二名因公事不能參加外，其餘十二名議員都分別坐在汽車內。隊伍的最前鋒是四周圍貼着標語和掛着漫畫的吉普車，開蓬汽

車；有寫着：「社陣主義萬歲！」「社陣的勝利就是人民的勝利！」「堅決肅清殖民主義的殘餘勢力！」等等的標語。有畫着「三大民族緊緊團結在一齊為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理想社會而努力」有畫着：「為爭取自由，反壓迫，反剝削！」等等的漫畫。這些都是我們全志付出時間與精力的結晶品。

近於百輛的車浩浩蕩蕩的行駛着，好似沙丁魚擠滿於巴士車與汽車內的每一全志，每一同胞都是滿面笑容，喜氣洋洋的，可惜的是由於法令的限制，我們的快樂的心却不能通過歌曲表達出來，這的確是我們最氣憤的事兒，連唱歌的自由也給剝奪了！雖然不許我們唱歌，但是我們可以喊口號，本來有點高興的全志，這時都活躍起來，每人手中拿着一面小旗子向窗口，沿路向湧擠在路兩旁等候觀看我們的勝利遊行的羣衆搖着旗子高喊着：「社會主義萬歲！」「勞動人民萬歲！」一路上大家精力充沛的有用着福建話喊口號，有用華語喊着口號，也有用着印度話向印

着印族同胞喊着：「社會主義萬歲！」印度同胞聞之，各個的臉上都呈現出快樂的神情，潔白的牙齒不由得從嘴里露出來。

看！每一條我們隊伍行經的路上總是人山人海，聚集在一起觀看遊行的羣衆是來自各方；有來自各個不同的階層，不同的階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膚色，但這時，大家都把這一切拋棄了，聚精會神的觀看着，歡呼着。小孩子們今天也顯得高興極了，他們爭先恐後的向我們要旗子；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已播下了「社陣」的種子。年老的老公公，老婆婆亦不甘示弱地滲雜在人群中。這一切的一切告訴我們檳市民對我黨是多麼的熱愛！有的甚至在途中拿着花圈獻給我黨的議員！表示他們對我黨議員的愛戴！隊伍遊行至六時許，彎回舊關仔角並在那里開個羣衆大會，十二名議員皆上台演講以及向市民致萬二分的謝意。

「勝利」應該是鼓舞我們更積極地，更堅決地為黨而工作；讓我們緊緊的團結在一起為黨的壯麗事業而奮鬥吧！



外國記者筆下的古巴

著名的美國記者約瑟夫·諾斯近日在古巴作了訪問。使他特別感興趣的是民兵。他說：

「我隨同古巴名詩人隆納去訪問文斯塔伯里山區的民兵。車子經過了曼尼卡拉瓜鎮，只見遍處都是烟草地，農民正在驕陽下工作。」

農民的軍隊——民兵

「訪問了幾處地方，民兵們都在幫助農民搞莊稼，我們來到山頂上一處花園，過去是巴蒂斯達手下一員大將的別墅，俯首下瞰，只見有的民兵在放哨，有的在耕地。花園外面有個走廊，東北角上架着一尊長程高射炮，大家都把這炮手叫做魯孟巴，他小心又小心地把炮身擦得乾淨，而且笑着說：「這玩意兒嬌嫩得很，一定要小心伺候，到時候它才會發揮威力。」

「這里一共有三十五名民兵駐防，就像普通軍隊的作風一樣，在一起打鬧說笑。我同他們暢談之後，發現他們都了解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駐守在這里。有人還拿出信給我，信里總是寫着——「我們一定勝利」！」

「他們拿出老婆，孩子，愛人的照片給我看，談起過去的生活——他們來自各階層，工人，教師，學生，他們雖然渴望一家團圓，可是他們都有志願，要等任務完成，卡斯特洛讓大家回家的時候，才回家去。」

「他們有許多已經離家好幾個月，白天忍受酷熱炎涼，晚上則上課聽講，學習研究。其中好多人來自城市，還同我談起他們所喜愛的作家。」

理想武裝了我們

「在這里，我看到他們。他們是離鄉背井的志願軍，但不用槍炮武裝起來，而是用最厲害的武器——理想武裝了起來。」

「那個被人稱做魯孟巴的高射炮手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一面談話，一面遠望天空。他說，這一地區地方遠，還有許多流亡份子藏在山里沒有肅清，這些人肚子餓了，便出來搶劫老百姓，還有幾個「叛亂」領袖偷了一艘摩托艇，偷往美國佛羅里達州。」

我國，是華，巫，印三大民族組成的一個國家。因此，祖國的一切建國責任，都必須為三大民族共同來擔當，合作，才能把祖國從英國統治下所遭到的創傷與破壞彌補過來，并把祖國的歷史向前推進。相反的，倘有一個民族（不管是那一民族）企圖製造「不合作」或另有什麼種族企圖，則將是我國面臨了更悲慘的局面。

拿我們一句常用的俗語說：「三個臭皮匠，組成一個諸葛亮」，那麼我國的三大民族，正是三個大臭皮匠，組成了一個新興的馬來亞。而這三大「臭皮匠」中誰也缺少不了，否則臭皮匠仍然還是臭皮匠，諸葛亮將無法組成，這樣，就不能團結一致，戰勝敵人，建設馬來亞。因此，我們說，祖國的一切事業，都是建築在「團結」這基礎上。

早在殖民地時期，那帝國主義統治者就看到這一點，因而為了其長久統治利益，不惜一切罪惡手段，以利益引誘各民族中的少數沙文主義者或是封建集團，利用我國各民族羣眾政治覺悟低落的狀況，企圖卑鄙醜惡「馬來亞人打馬來亞人」的陰謀，讓我國人民互相爭奪，自相殘殺，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永久統治馬來亞。因此之故，造成了華族中種族主義者跑出來說：「馬來豬，印度鬼

「美國製的飛機還飛到這里來空投，深夜偷偷到這里，在預定地區仍下補給。里面有機關槍，迫擊炮，手榴彈等等。這批物質都到了政府軍手里。魯孟巴說：「這批物質是值好幾百萬美元。」

「說到這件事，他就大笑不已，因為卡斯特洛曾經說過一句話——美國政府對古巴禁運，可是又免費奉送給古巴大批武器。」

我們要掃清污辱 拉丁美洲的地方

阿根廷一位通訊員阿爾弗雷陀·伐萊拉曾到古巴訪問卡斯特羅。他為它介紹說：

「我們在哈瓦那看到一些街名，偶像，紀念碑，是紀念那些給國家帶來苦難的外國人或古巴人，現在對這些東西怎麼辦？」——（作者問）

「我們在這里已經成為異教徒，我們開始推倒偶像。我們將召開會議，來重新審查歷史教科書，并且掃清那些在整整幾十年時間內污辱了拉丁美洲的地方。」——（卡斯特洛答）

古巴為何目前不進行選舉

「在其餘的問題中，我們提到一個沒有使古巴人感到興趣，但却在國外熱烈討論的問題：為甚麼不進行選舉？我們知道古巴人民對這件事抱着一致的否定意見，但想知道菲德爾的意見：

「你們看到了，這里有誰對這事不安？我們將有議會，而在那時我們將建立適應革命的政治機構和社會機構。但是開始時要進行反對飢餓和不平等的鬥爭，要實現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然後，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就到來。敵人想人為地煽動起黨派的欲望，以便分裂人民并且使他們的力量癱瘓。敵人想隱藏在那些保護他不公正的特權的機構中，并且妄想，我們立即開始粉刷我們還正在建築的房子，妄想我們用家具佈置那座我們正在拆毀的房子……。」

為革命而不分晝夜地工作

「談話繼續了很久，其中有一部份我已經講過了，儘管菲德爾經常給人留下精力無窮

的印象，這天他在我們面前却顯出疲倦的樣子。」

「這是因為，」他承認說。「我把昨天和今天混起來了，我沒有時間睡覺。我已經一連好多天討論各種問題，不得不到早晨六點鐘才停止，平常我是不這樣做的，我知道不應該這樣幹。但是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忙亂當中有些站在重要的崗位的人，靠着自己的權力和隨意行動而犯下錯誤。我們授給他們全權，而要我們現在叫他們守規矩。我們正為集中和監督而鬥爭，因此我們一小羣人不得不管一切，這里談到行政問題，武器問題或農民問題。我們有經驗的領導人不夠，所以，我們都工作過重。許多第一代的革命者死了，而我們的革命不同於一般要延續多年的國內戰爭，那樣就有時間鍛鍊和造就幹部了。我們的革命是出色的，但，它沒有相當的準備就完成了。」

找到一個聽深夜 演講的好辦法

「當菲德爾發表電視演說時，街上就冷落了。人們聚集在自己家里或自己朋友那里，為的是看見和聽到他。他的演說一般都延長到夜里二三點鐘，這會使那些清早要去工作的人感到疲倦。許多人從困難中找到巧妙的辦法，一個烟草工廠工人和我說到這事：

「晚上我回家之後，就洗臉吃飯，然後躺下睡覺。到十點或十一點，就是菲德爾開始演講的時候，妻子叫醒我，我們聽他演說，然後我重新躺下睡到早晨六點……」

「儘管第二天他的演說全文會在報上發表，大多數人民還是更喜歡直接聽到自己的總理的聲明。如果有幾天他沒有講演，古巴人就要不安地交談：「不知為甚麼很久沒有聽到菲德爾……。」」

社陣總秘書林建壽書面談話摘要

我們同意星加坡人民行動黨及職工領袖林清祥

所說的：「合併不應成為出賣。」

以人民來說，任何合併的企圖，如削減這些國家人民的政治獨立，勢必引起巨大憤慨與反對。這些國家的鬥爭正向獨立與社會主義邁進，因此，我們應當格外小心，勿使合併作為削減人民的獨立的藉題，以及剝奪他們爭取更進一步的獨立的鬥爭。

社陣將召開全國執委會，以便鄭重地考慮人民黨主席布希達曼所提的社陣應召集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及集團與個人會議之建議。

由于有關計劃之可能成功，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地區人民的意見，而不只是

統治階層的意見。由報章上的報導看來，我們政府與這些地區其他政府領袖已有相當程度的協議，只是等待作最後的宣佈而已。除非是曾經廣泛的討論，有關計劃切勿作最後之決定。

是否我們組織一個大聯邦會自動與東南亞公約機構取得聯繫？這些地區是否完全獨立或仍須要保護？這些要點及其他必須先加以考慮，然後始能作最後的答覆。因此除非有關計劃的詳細內容能予發表，否則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我們希望東姑不急於取得協議，因此將危害到馬來西亞的地位，特別是馬來亞。

談 種 族 主 義

少 叻

現在，在我國政壇上出現了一個以鼓動種族主義情緒來爭取選票的政黨——這就是人民進步黨。這個政黨並沒有明確的政綱，完全是隨風轉舵，投機取巧，他們看到華人熱愛民族教育，就大喊維護華教。我們要吁請華人同胞不要以種族情緒來支持一個政黨。挑撥種族情感的人民進步黨實際上只會帶來華，巫，印民族的大摩擦，不能促進我國各民族間的團結，以便去爭取更美好的生活。

「好吃懶做，且要殺我僑胞……」。巫族中的種族主義者也跑出來說：「唐狼欲把馬來亞變為中國一省，控制我們的經濟，把我們的財富拿走了……」。同樣的，印族中的種族主義者也向其同民族散佈恐慌；這樣，各民族間，你猜我忌，各壞鬼胎。往往因為

一點芝麻小事，而與風作浪，至使到發生了一些足使我國歷史上恥辱的華巫摩擦事件。

從這場血腥的教訓祖國外進步勢力日益交涉的影響，促使我們的民族認識水平逐漸提高，民族間的磨擦才漸漸緩和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因而如期得到了猛迪卡。

然而，歷史告訴了我們，殖民地主義者的野性是不會更改的，那又何況馬來亞這麼一塊資源豐富的國土，它那會隨便放棄呢？

所以有一點我們是千萬不要忘記的，目前民族間的磨擦雖然是漸漸緩和下來，但這并不意味着已經解決了問題的中心。因為在各民族中的保守階層（尤其是鄉村的農民），至今仍然普遍保留在落后狀態。更何況獨立後，英統治者搖身一變成為政府的司令官了。在這形勢下，誰也難料到，當有一天，發生了有一點民族糾紛或是個人利益的一點衝突，殖民地統治者或其代理人必將趁火打劫，來離間各民族間的感情，局勢隨時就會惡化；所以說，當殖民地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存在一天，種族主義的發展還存在着極大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又說，我們反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者，實是相並而行。

在馬來亞的任何歷史階段，種族主義一向都處於阻礙前進的絆腳石，因而凡我熱愛祖國的馬來人民都必須反對它；而尤其是現階段，更屬重要，因為只有廣大的華，巫，印三大民族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才有堅強的力量去徹底消滅殖民主義，並在我國土地上建設一個和平安樂繁榮的國家。

聯盟的外交政策與東南亞國家同盟

· 牆 ·

人民呢？這是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

已經在六月十七日於泰國召開了籌備會議，這個同盟到底是有利於我國人民還是有害於我國

聯盟的外交政策是不是追隨英美帝國主義的路綫呢？馬菲泰三國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同盟

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馬來亞便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姿態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作為一個曾經是殖民統治者長期奴役和剝削的對象的亞非新興國家。我們人民一開始便企望有一個以萬隆會議的十大和平原則作為指導思想的外交政策，積極與亞非國家一起行動，維護世界和平，以及支持所有爭取民族獨立與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換句話說，在現階段的國際局勢下，我國必須實行積極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不追隨任何軍事集團，而參加到亞非國家的大家庭里，並且和任何社會制度的國家保持友好的關係。

因此，我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是獨立不倚的。不管什麼時候，我國人民都絕不願意看到馬來亞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成為任何一個集團的傀儡。然而，我國在聯盟執政底下的外交政策是不是正如人民所要求的那樣呢？聯盟政府在許多國際事件上的表現是不是符合我國人民的願望呢？

很可惜的，除了南非事件外，聯盟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外交政策都是令人失望和違背了我國人民的意願的。在這幾年來，它非但沒有和亞非國家一起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協助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以及和一切國家保持友好與合作，反而在許多國際事件上和西方集團勾結一起，追隨西方集團，成為西方集團的忠實的代言人。如果大家不健忘，當還會記得去年十月廿一日我國總理東姑鴨都拉曼在加拿大屋大瓦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所說過的這一句話：「馬來亞不是一個中立國家。馬來亞有一個獨立的政策，……我們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一邊。」今年五月六日，東姑在巫統全國大會上的講話也抨擊了若干中立國家；而毫無疑義的，這些被抨擊的中立國家便是走和平中立的外交路綫的亞非國家。從

東姑這些談話里，我們不難看出我國外交政策是追隨着英美帝國主義者的。

這里，讓我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證明聯盟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依賴性。

例如剛果事件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作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在遵照聯合國的決議和罕衛剛果共和國的真正獨立的原則下，為了盡會員國的義務而出兵剛果是完全正確和無可厚非的事。然而，當全世界熱愛和平和正義的人民發覺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已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來推翻剛果的合法政府，為比利時殖民者鋪平繼續奴役剛果人民，而合同謀殺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為時候，聯盟政府却還是不顧我黨和全國人民的要求自剛果撤兵的呼吁，公然袒護聯合國秘書長，甚至繼續增派軍隊至剛果為扮演維護民族獨立運動的聯合國服務，對亞非國家針對剛果事件而發的正義呼聲絲毫無動於衷！

還有，在處理反殖民主義以及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問題上，聯盟政府的態度和亞非其他國家的堅決果斷的態度也有着根本的差別。不論過去或者現在，聯盟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都是含糊不清和逃避責任的。它不但沒有像亞非國家一樣對於為擺脫殖民統治和壓迫的國家與人民懷

着衷心的關懷與敬意以及深切的同情與支持，反而表現了冷漠的態度。例如在英法帝國主義者聯同侵略蘇彝士運河的時候，聯盟政府便不願表明態度，沒有給英勇的埃及人民有力的支持。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西伊利安歸還印尼的問題，聯盟政府的態度又何嘗不一樣。大家都知道，聯盟一向就自命為一個領導我國人民走向獨立的政黨，可是事實却證明它沒有堅決和明確的反殖民主義的立場。

上面所說的無非是聯盟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它在這幾年所作的一些違背民意的行徑的一個大概。很明顯的，我們馬來亞的外交政策是深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牽制，而不能自己作主決定的。了解了聯盟政府的越來越投向西方的外交路綫，我們對於今年二月十一日由我國總理東姑鴨都拉曼，菲律賓外長薛蘭諾以及泰國外長乃他納在吉隆坡會談，同心進行組織的「東南亞國家同盟」就不能不提高警惕，給予重視。

這個由馬菲泰三國擬議組織的「東南亞國家同盟」將會是一個怎樣的機構呢？它的宗旨與目的是什麼？隱藏在這個組織機構背後的又是什麼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國人民所應知道的。

其實，組織「東南亞國家同盟」這個主張並不新鮮。這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我國總理東姑鴨都拉曼便已提出了類似的建議；同年十二月菲律賓總統嘉西亞響應了東姑的建議。這便導至一九五九年一月東姑的訪問菲國；而在那里，他們兩人便也就共同策劃，正式起草了一份「東南亞經濟及友好條約」，準備着手組織這樣的機構。於是，東南亞的國家，包括泰國，印尼，緬甸，柬埔寨和南越等都受

問太陽

班山勇

祖國的海洋
為什麼不停地洶湧？
為什麼層層的烏雲
籠罩住了膠林的上空？
「問太陽
為什麼血一樣的紅？」
問太陽
為什麼我們的周遭那麼朦朧？
烏雲佈滿着祖國的上空
太陽，您可知道我們的悲痛？
您可知道
悶雷為什麼憤憤地轟隆？
給我們熱和光吧！
太陽，看我們抬起頭挺着胸！
把烏雲掃蕩吧！
祖國的上空吹拂起了怒風……

到邀請參加。然而，除了泰國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熱忱外，其他嚴守和平中立路綫的東南亞國家都拒絕和這倡議中的組織發生任何關係。另一方面，英國，美國及其傀儡蔣介石却給予這計劃以熱情的支持與祝賀！

為什麼東南亞的獨立國家如印尼，緬甸，柬埔寨等當時對這計劃表示漠不關心，甚至不表歡迎，而英美及其傀儡蔣介石却興高采烈，大表稱贊呢？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個計劃的倡議人雖然苦心強調組織這個條約機構的目的是要加強東南亞國家在經濟，文化，科學及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俾便集中人力向這地區的貧窮挑戰，然而他們在有關經濟與文化等方面的具體合作的內容上却故意含糊其詞；而在另一方面却有意無意地表露了他們倡議這個組織的真正動機，要把這個組織作為「東南亞軍事公約機構」的輔助組織。所以，這個「東南亞經濟及友好條約」的發起人雖然是我國的聯盟政府以及兩個「東南亞軍事公約」的會員菲律賓與泰國，但它的真正的發起人却毫無疑問的是躲在幕後策動的「東南亞公約機構」的主持者——西方帝國主義者。他們企圖通過馬菲泰三國組織「東南亞經濟及友好條約」的主要目的無非是希望使走和平中立外交路綫的東南亞國家和「東南亞軍事公約機構」發生間接的關係，以而擴展「東南亞軍事公約機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與作用。

後來，由於東南亞中立國家對這計劃的冷漠反應，它的倡議人也就不能不頹喪地把它束之高閣。然而，躲在幕後的西方帝國主義者却不甘就此罷休。他們知道，「東南亞軍事公約機構」在這一地區的人民的視里，已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軍事組織，此區的中立國家也早已看透了它的侵略本質；在這種情形下，單單依賴這個機構在東南亞一帶製造緊張氣氛，進行挑撥活動是不能十分如意的。於是，了要擴大他們在這一地區的勢力，俾能更有力的執行與風作浪的活動，西方帝國主義者便認為有繼續推動組織類似「東南亞經濟及友好條約」的機構的必要，而且，這樣的組織最好由東南亞的獨立國家自己出面進行，他們可以躲在幕後牽綫而不必露面。這樣，他們便看中了表面上與「東南亞軍事公約機構」沒有關係而標榜「中立」的聯盟政府，以及「東約機構」的兩個最忠心的會員國菲律賓和泰國。「東南亞國家同盟」便是作為「東南亞經濟及友好條約」的繼承者出現在世人之前的變相組織。

了解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知道這個行將組織的「東南亞國家同盟」的性質了。雖然這次東姑與菲泰兩國外長在二月中旬聯合發表的公報，再度強調這個籌組中的結合並沒有任何政治意味在內而且和任何強國集團或軍事組織完全無關，它僅僅是東南亞區域性質的經濟與文化的合作機構。但是，任何關心國際外交事務的人都明白，這只不過是他們希望引誘東南亞中立國家參加該同盟的漂亮藉口和騙局罷了。即使是西方報章，也承認了這一點。一家法國報章就曾報導說：「東南亞國家同盟」已被看成是一個反共的政治聯盟」。倫敦的泰晤士報甚至在其二月十七日的社論中明白地暗示：在這個計劃的背後是西方的軍事領袖，而他們將會給這個同盟以指示。

東南亞的中立國家早已看透了這些。他們不但對這個組織同盟的計劃不感興趣，而且認為此項計劃只不過是一個親西方的軍事同盟和小型東南亞公約機構。他們認定「東南亞國家同盟」的組織只意味着增加此一地區的緊張氣氛，是完全違反這一地區的獨立國家的利益的。因此，他們在對這個同盟表示了不歡迎之後，還苦口婆心地敦勸馬菲泰領袖，促這些同盟的倡組人應該更注意尋求方法達致亞非國家的團結一致；唯有這樣，這般倡組人才會在亞非國家中覓獲真誠合作的友人！

東南亞這些中立國家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基本上也符合我國人民的願望。可是，我國的聯盟政府却把忠言置之不理，還是繼續推行親西方，遠亞非國家的外交政策，要把我國有意無意地拖進冷戰的漩渦里。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聯盟政府從來就不重視國家人民的利益，也從來沒有對亞非其他中立國家採取友好的態度。他們所最關心的便是怎樣鞏固他們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

在此，我們深信我國人民會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他們將會時時提高警惕，與亞非人民一起，粉碎任何企圖把我國捲進軍事集團的計劃；「東南亞國家同盟」也不會例外！

東姑警告的意義何在？

· 棟 ·

六月廿二日總理東姑鴨都拉曼先生在丁加奴聯盟領袖會議上發表談話說：馬華公會已失去華人支持，所以，他擔心有一天巫統黨員會要求他與馬華和印國大黨分家而單獨存在。於是，東姑發出警告說：如果馬來人也走種族主義路綫，那麼華人將失去一切利益。

東姑為什麼要發出這樣的警告呢？假使東姑是存心要警告人民步進黨或聯盟本身玩弄種族情緒來爭取選票，那麼，一向主張民族和睦和平等相處的人民社會主義陣綫將會積力支持。然而，照東姑的談話看來，似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東姑的談話，主要還是在於教訓教訓華族同胞：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為什麼不支持我的親兄弟馬華公會，反而要支持社陣？我警告你，你不支持馬華，就是種族主義，將來馬來人也來玩種族主義，大打你們一頓，我可負責任。

其實，東姑的此類談話，多少也有挑起種族緊張之嫌。其實，東姑也明白，人民進步黨和聯盟三親家都是一丘之貉，都是玩弄種族主義把戲來爭取選票！

馬來亞的農民，向砂勝越農民看齊吧！

農民必須組織起來

砂勝越農協籌備會召開了！ 他們指出，唯有自己救自己！

砂勝越全國各地包括華，巫，達三大民族的先進農民，六月八日在古晉成邦江路十七里巴利，舉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農民協會籌備大會。這是砂勝越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農民大集會。

出席會議的全國農民協會發起人，計有五十九位，除第五省未有出席者外，其他四省均有參加。發起人包括華人，馬來人，陸達雅人，海達雅人和爪哇人等。

本年五月中旬，第一省石峯門，海口，石角和成邦江路等地區先進農民發起組織第一省農協，並發表農協緣起後，全國各地農民都紛紛響應，熱烈支持，並函請第一省先進農民進而組織全國農協，以便統一全國農民的力量，共同去爭取和維護佔全國人口八十巴仙的貧苦農民的權益。全國農民協會籌備大會便在廣大農民的一致要求下，迅速地成功召開了。

在會議中，農民代表們都紛紛發言，申訴他們在長期殖民統治下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情景，也譴責了統治當局對農民死活漠不關心以及苛捐雜稅等制度。代表們都一致強調，組織全國農民協會是農民改善生活條件的唯一辦法。會議向全國農民發出了如下的「告農民書」：

全農協發人農書 國民會起告民

親愛的農民兄弟姐妹們：百多年來的歷

史事實給我們這樣的經驗：生活在殖民地社會里，我們的處境是一天一天地壞下去，許多人過着飢寒交迫，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我們清楚我們的生活將跟着殖民地的存在而越來越惡化。

生活越來越痛苦

我們的祖先長期以來，辛辛苦苦的流盡了血汗把這塊充滿原始狀態的土地，開闢成今天這繁榮的景象，但是經過拉和英殖民政府統治了一百多年到今天，我們農民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痛苦。達雅農民仍舊以古老的耕作方法進行生產，華族農民許多已面臨着無土地可耕種的境地，馬蘭諾兄弟則由于碩莪樹被砍完而不得不離鄉背井。更可悲的是我們每天辛辛苦苦所種下的胡椒，割下的樹膠，還有碩莪粉，蔬菜等東西，為了生活，我們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賣出去，又只好把賣得的幾個錢去買那些昂貴的外來消費品。許多窮苦的農民，特別是達雅兄弟，他們每天只以一點「勿拉煎」或一些蝦頭來配飯過活。如果行情好些，我們還可多得幾個錢，否則我們的生活就更痛苦了，然而，什麼土地法令，增加地稅……還苛捐雜稅又不斷加在我們身上，生活在半飢餓狀況下的我們，還得絞盡腦汁想辦法來還各種稅收。

我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着。故此我們那有餘力來照顧到我們及我們的子女的教育

呢？加以近年來各種教育政策實施的結果，我們的子女也只好望着校門而興嘆！目前普通農民文化水平的低落和落後，便是明顯的例証。然而，又有誰來同情或幫助我們呢？這難道是命運註定的嗎？

唯有自己救自己

不！親愛的農民兄弟姐妹們！這絕不是什麼命運，這完全是整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要擺脫目前的困境，實現其美好的生活，絕不能依靠別人的恩賜，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神仙或救世主。唯有自己救自己，唯有把廣大的農民組織起來，並在統一的機構的領導下，才能實現。這一點，深信大家在自身的生活中已深深體會到了。我們還不能不加緊把農民協會組織起來嗎？

自第一省先進的農民兄弟提出組織農民協會以來，已得到各地農民熱烈的支持。從第一省廿九哩的農民發表公開信表示支持後，緊接着十哩，五哩，卅五哩，石角，努諾等地的農民都紛紛致函第一省農民發起人表示全力的支持，更可喜的是海口區怒諾坡的達雅兄弟也以換名的親筆信表示支持；第三省的農民兄弟也發表聲明並致函發起人；第四省的峇甘，廉律兩地村民也發起簽名運動……等。總之，各地農民一致認為組織農民協會是農民當前的迫切要求，而且認為全國農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紛紛建議組織全國性的農民協會。因此我們根據廣大農民的願望決定組織全國性的農民協會。

組織農協的意義

我們以為組織全國性的農民協會具有如下的意義：

(一) 全國性的農民協會能把全國的農民羣衆團結起來，以推動我國的農民運動，從而爭取和維護農民的利益，改善農民的經濟，保障農民的生活，爭取農民在社會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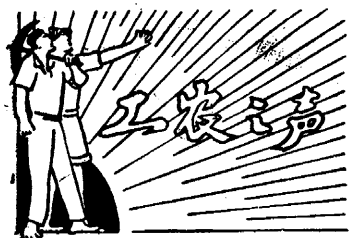
(二) 通過農民協會來提高全國農民的文化水平。為此可開辦夜校，出版刊物，促進文娛及體育活動等。

(三) 通過農協可舉辦各種福利事業，還可設立合作社，儲蓄部，提倡生產互相并助會員及其家屬的婚喪，貧病等事宜。

我們堅信，這樣的農民協會是為廣大農民爭取利益的。我們也早估計到組織全國性的農民協會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並且將遇到許多困難，但我們完全有信心將全國性的農民協會組織起來。

我們呼吁！全國的農民們，能熱烈的支持我們的做法，同時也希望社會各階層人士能關注農會的組織，必要時給予我們支助。

親愛的農民兄弟姐妹！是時候了，讓我們組織起來，為爭取農民協會的早日成立，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吧！



誰知道縫紉工友的痛苦？

八年來，我未嘗離開那部響亮的縫紉機，為了生活的壓迫，我忍受了一切痛苦和一切不合理的待遇，依舊繼續不斷的苦幹我的縫紉生涯。

清早七點鐘，我便以籐籃裏拿出了二大疊四十件左右裁剪好的衣料，匆忙的往機車裏送，除了吃飯，沖涼的時間外，便寸步不離的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了。脊骨時常都因為坐的太久而覺得酸痛，屁股也因整天的久坐而麻木。

眼睛一方面要注視線路，一方面又恐怕車針會刺到手指，不敢稍微旁看。各種不同的顏色和昏暗的燈光，使我的眼睛愈覺迷濛，我好幾次就因為太過疲倦，而被無情的車針傷了手指。

頭家，非但不同情工人工作的痛苦，而時常嫌工作做不好。甚至稍微沾到一點油汁，便叫你買下。這樣半天工作的成果便等于零了。在政府不照顧下，頭家為了多賺工人勞動的果實，不惜又把工資降低了，本來每件衣服還有卅大分的工資，現在只剩了十四分了，一件衣服的完成須要多少的時間？多少的勞力？確只是這麼十四分的工資嗎？工作的生活困苦便可想而知了。如果一天算做了四十件，平均才得五塊多，這四十件又是要多麼辛苦的忙碌了一整天，如是一個月，也不過一百五十塊左右，而且又得扣掉線錢十多塊。一個月的房租，伙食就只是依靠這點微薄的收入。當頭家生意好的時候或遇馬來人 PUASA 節時，工作多了，他就不顧工人的健康，叫你一天只休息不到五點鐘替他拚命的趕工作，可是工資並不增加；當生產不景氣時，便規定種種的限制，一星期可能只準你交三次的工。而且是頂難做的厚布，叫你手指都被粗厚的布磨的起水泡，工資也少了一大半，生活費又得向頭家預支才能維持。近來因為中國較便宜的生

線，受到了限制，不能再輸入我國，便不得不買貴線來工作，因此，這個月總多付了線錢二塊多，這對頭家並不吃虧，只是我們整天忙碌的車衣工人的負擔再加重了。這樣還不要緊，頭家却絞盡了腦汁，把工人分開，不肯使工人有多談話的機會。我們就是這樣為了生活，不敢觸怒了頭家。

頭家，他們掌握了一切生活的資料，所享受的是勞動工人用苦力製造出來的果實，他們不參加勞動，

確有如此豐裕的生活，他們不須恐懼生活重擔的壓迫，他們的任務是盡力的剝削，壓制和吸吮別人的血汗。

「人」難道是專為被剝削而存在嗎？是為做別人的奴隸而存在嗎？不！不！「人」決決不是為被剝削被壓迫，被壓迫被欺凌而存在的。我要喊出心聲；「人」應該是為了創造全人類的幸福，與自由而生活而工作的。反映。

社陣一熱愛我們勞苦人民的政黨：

今天喬治市競選勝利了，你們的高興就好像我們勞苦人民一樣，這種難以形容的心情要怎樣才能表達出來呢？

我是這千千萬萬歡呼羣衆的一員，我沒有參加政黨，我只是勞力工人的女兒，為了告訴你們，我們喬治市的人民也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是熱愛祖國，和平，民主……堅決反抗無理的欺凌，盡力支持社陣，只要社陣是維護我們勞苦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學寫了這篇不成材的小品寄給你們，即使不能登出來也好。

我們相信你們是會實現在競選前向我們人民所許下的諾言的。 此致

社陣常青

民女敬上

社陣的勝利就是人民的勝利

盡管你高談闊論，花言巧語來欺騙我們，
盡管你出賣我們勞苦民族的利益；
也盡管你用種種法西斯的殘酷手段來壓迫我們……

我們什麼都不怕！
在社會主義政黨的旗幟下，
我們團結的更堅強更勇敢，
我們不是英雄豪傑，
我們只是被你出賣的勞苦大眾，
我們今天要翻身，

我們已決心把你拉下海！
事實告訴你——被剝削者的敵人，
我們是祖國熱愛和平自由民主的女兒，
來吧！——
對於你使用最強暴的鎮壓，
瘋狂的逮捕。……
我們是更醒悟，
隨時預備着和你鬥爭！

喬治市勝利后作



怎樣做好支部工作？

(續上期)

當我們在上次幾期里，已經將一個支部里的工作，組織和計劃作一般性的提出意見和加以分析后，連結下來的，它叫我們不得不對工作策略方面也來提供一點意見，俾支部負責人在工作中，能有些微的參考。

策略與戰略的運用和掌握是我們任何一項行動或運動付諸實現的決定勝敗的重大因素。在某一個中心工作内容，如果我們能依據黨的總策略總路線去估計，研究，分析然后遵循着我們所處之環境，條件與時間，靈活地，機警地使用我們的方法去進行，這樣我們獲得勝利的比數是異常高的。但如果我們首先對策略掌握不穩，當然要說及能隨機應變地應用我們的戰略，那只能停留在空雷不雨，渺茫的階段，因為它距離成功太遠。

因此我們知道行動不能抹煞環境，更不能不講究時機，否則便是孤行冥行，衝動盲動，失敗則屬必然，而成功當是僥倖。比如說，人民進步黨這次在巴生市選中之能够獲得四席中選，那是他之利用華文教育問題，以大漢沙文主義的極濃種族主義情緒去迎合目前華人社會之華族愛護華教思想（這種思想是好而正確的，但若迷糊目標去鬥爭則不正確了。）這華族愛護華教就是環境，（這是次要的環境），人民進步黨，就利用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即使挑起種族裂痕與磨擦

也在所不惜地亂放冷箭，亂掃射，致使得一些暫時對它的種族主義本質，還未完全認識之前的人民，一時被它這「維護華人第一」的熱門哄鬧情緒所遮掩，所蒙蔽了。所以他們才獲得勝利。但這勝利是僥倖而非必然。因為目前的普遍環境是人民的貧窮和痛苦，如果我們抓緊這一環境，配合目前全馬勞動人民不滿現狀而要求改變現狀的時機，去進行宣傳和奮鬥，最終又獲得勝利者，這種勝利就來得自然與符合規律，因此人民進步黨的那種逆歷史規律的勝利，一旦在人民覺悟提高，對它種族性的虛山真面目了若觀火時，他們就會化僥倖的勝利而為悲慘的失敗，這就是投機者的下場和報應。因此我們必須強調「任何的工作，投機取巧是要不得的，我們應有耐心面對失敗，同時也得要有信心去鞏固勝利，這樣才叫做「不抹煞環境，又講究時機」的從實際出發的長遠鬥爭必勝策略和戰略。

話說回來，當我們在做支部工作時，我們必須深切去理解和掌握黨當前之鬥爭策略，總方針路線。當前我黨居于目前馬來亞還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資產階級之社會政治經濟體系。所以我們的總方針是繼續反殖民主義，爭取馬來亞完整獨立，因此我們在支部里的每一項工作，每一個鬥爭內容，

就必須從維護勞苦人民利益，教育他們，團結他們，組織他們，堅持掃清殖民主義勢力，爭取祖國的真正獨立。但如果我們掌握不穩，或者認識不深，則我們很可能被當前的政治投機份子的什麼「建設祖國呀」！「繁榮呀」！「幸福自由呀」等口號所迷惑，致失去鬥爭方向，變成人民的尾巴，在后面緩緩而走，與八十歲老翁一樣。

在這樣情況下，如果有人說既如此，那麼照顧實際，靈機應變不就是得了！不，這還不够，固然從實際出發一百巴仙沒有錯，但事物與事物是有連系性與制約性的，因與果是順序循環，絕非是先果而后因的，是故，即使你在處理與考慮問題時，會從實際出發，但不知道從長遠鬥爭法則和目標去思考，然后再結合現實去處理去進行的話，我們將會為現實的情狀所蒙罩，遮掩，致轉移了鬥爭的方向。當然一旦這事情發生，是不幸的。因而希望各支部在處理工作問題時，必須和黨之鬥爭目標與方針緊緊地連系和結合，一絲也不好脫節，否則，在為社會主義鬥爭的道路上，將會增加阻礙和麻煩。

當寫完了這最后一節時，我們有這樣的感覺，長達整萬字的這篇東西，如果各支部的執委及積極全志，沒有腳踏實地的去研究和分析它，則這篇東西是不會給全志帶來真

正的工作效果和幫助的，但如果每一個支部的全志能够對它進行研究和分析，經過去燕取精，捨劣求圓后，再按部就班體會它，掌握它，執行它，那麼我們相信對支部工作的發展，將不會沒有裨益吧！（全文完）

。和讀者們談幾句話。

這篇「怎樣做好支部工作？」本來是前任副總秘書兼本報主編許博儀全志所撰寫的，但他寫了約莫四千字左右后，不幸地于去年十一月五日被捕了，在如此人禍國之情況下，他能再執筆從囚牢中奉出鴻文來嗎？在黑暗中這是夢幻，在失去自由的時日里，這是對殖民主義獨裁們的諷刺。

一篇有價值的作品，即使他還未寫完，會因作者之暫時無法續稿而成為廢紙堆中的塵土嗎？不會的。本報編輯全人就認為雖然寫作方法不同，表達內容也可能不會完全一致，但在盡可能底下，終于將它增修后，分成五期刊完。

最后，我們必須請許全志見諒者，即是當我們在增修與寫此稿時，并未取得其同意。這點本來是一個冒失，但從對支部全志之利益上來說，相信許全志是會全意我們這樣做的。編者。

北大西洋公約在阿爾及利亞所扮演的殖民地角色

慕虹譯

Pengulas Politik Dunia Kita 作

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獨立戰爭在一九六〇年的十一月一日已進入了第七個年頭。意思就是說，阿爾及利亞人民為了祖國的解放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正義鬥爭，犧牲了無數熱愛祖國的人民的生靈已經有六年之久了。為了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鬥爭是一種神聖的正義鬥爭。

成千上萬的愛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民為了祖國的解放與自由壯烈地光榮地在戰場上犧牲了。但這些都不能消沉與動搖他們鬥爭的意志，相反的他們的心目中燃燒起了為祖國的解放的烈火，並加強了他們為祖國而鬥爭的信心與人民崇高理想。他們堅信法國帝國主義被滾出阿爾及利亞的日子不久將會降臨。

阿爾及利亞人民在獨立與解放的正義鬥爭中是不會感到孤立無援的。全世界反殖民主義的人民都同情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獨立鬥爭與阿爾及利亞人民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尤其是亞非人民，經常執行他們的任務，向殖民主義者施以政治的壓力俾使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獨立能够早日實現。

但是，法國殖民主義者在阿爾及利亞所進行的迫害鎮壓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動政策獲得了許多西方反動集團有力的支持。法國殖民主義者所獲得的支持與援助是來自美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以及法殖民主義者所領導下的北大西洋公約之成員國。在本文里，我希望把北大西洋公約成

員國或是說美帝國主義，英帝國主義以及法國殖民主義者本身在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獨立運動中所扮演的殖民主義角色告訴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

我們所能得到的概論是：阿爾及利亞的愛國戰士實際上除了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者無理的迫害和鎮壓之外，還要同時反抗來自老遠的美帝國主義與英帝國主義在北大西洋公約的掩蔽下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帝國主義的陰謀。

法國帝國主義利用北大西洋公約所贈予的現代化的武器在阿爾及利亞瘋狂地屠殺成千上萬的阿爾及利亞的愛國志士，又因為得到北大西洋公約之全力支持與援助，法國殖民主義已決定延長它在阿爾及利亞所進行的反動政策的壽命。

一九四五年，阿爾及利亞人民發動了一項和平示威運動，要求法國殖民主義履行准許阿爾及利亞成立自治獨立政府的諾言，不幸的很，法帝國主義不但沒有執行它的諾言，反而動用軍隊與警察向廣大無寸鐵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集體大屠殺。這次的大屠殺有四萬五千名阿爾及利亞人民無辜的犧牲了。

迄目前為止，超過一百萬的阿爾及利亞人民被扣留在集中營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

自從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爆發以後，

獲得北大西洋公約反動集團支持與援助的法國殖民主義者已在阿爾及利亞集體屠殺了六十多萬無辜的阿爾及利亞人民。法帝國主義每天消耗三百萬元鉅大開支維持它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戰爭。

簡而言之，法帝國主義在阿爾及利亞殖民主義戰爭中也吃過不少苦頭與困難。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政府改換了七次之多，混亂之情形可見一斑。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法國的經濟蒙受鉅大的損失。但是，就如我在上面所說的一樣，法帝國主義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主義戰爭是不會感到孤立無援的。

北大西洋公約反動集團對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所進行的殖民主義戰爭給予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支持與援助是無微不至的。

在阿爾及利亞作戰的三師法軍所使用的武器全由北大西洋公約反動集團來裝備與供給，而且還得到北大西洋公約明目張膽的援助。可以說法軍在阿爾及利亞所用的現代化的作戰武器完全都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國的原有物，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作戰的法軍也是由美國駐阿爾及利亞的軍官去訓練的。

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所使用的空軍也是在北大西洋公約反動集團的監視下受訓的。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北大西洋公約將一份品質優良的直升機贈予在阿爾及利亞作

戰的法國殖民主義空軍。

大約一年後，法國政府又向美帝國主義預訂五十架直升機。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五八年，法國政府化了五百萬元的鉅大款項向美國購買軍火與作戰武器。一九五九年六月，美帝國主義把二十五架大型的直升機和數額不小的T-二十八型戰鬥機售予在阿爾及利亞作垂死掙扎的法軍。

去年初，美國把六十架T-二十八型戰鬥機售予法國。後來法國政府又向美國預訂九十六架飛機。

簡而言之，自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爆發以還，美帝國主義與北大西洋公約反動集團給予法國的援助從未中斷過。在地中海「遊弋」的美帝國主義空軍與海軍答應，如必要時，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主義戰爭的法軍將會獲得它們的支持與援助。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不明國籍的飛機瘋狂掃射與轟炸SAKHIETSIDI-YOUFF，經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精密調查，已經正式証明這種卑鄙無恥的行為是美帝國主義幹的，就是美帝國主義的政府官員也承認這項卑賤的手段。有一個事期，美帝國主義被迫承認法國殖民主義在阿爾及利亞用來屠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武器是來自美國的。

美帝國主義在阿爾及利亞的一舉一動以及給予法國的援助，北大西洋公約曉得一清二楚。

我們要求公開審判被扣留者 我們抗議打擊反對黨的行爲

—— 依斯邁在替未來打擊社陣行徑作輿論準備 ——

六月十九日，我黨國會議員戴衛全志向國會提出如下的動議：

「下議院對政府當局援引國內治安法令逮捕與扣留十二名社陣領袖及兩名工會工作人員表示深切的關注。」

戴衛同志在提出其動議時指出：「一九六〇年的國內治安法案的制定，在消滅社陣的積極領袖份子，并以該法案去壓制執政黨的敵對黨。」

戴衛同志還指出了：當局濫用國內治安法令來逮捕反對黨黨員，無非是企圖毀滅人民的政治覺悟。并且還譴責，政府當局苛毒地虐待集中營中的政治犯，甚至還請了一位

「洗腦專家」陶格勒斯，到雙溪大年向「政治犯」注射一種藥物，致使一位拘留者發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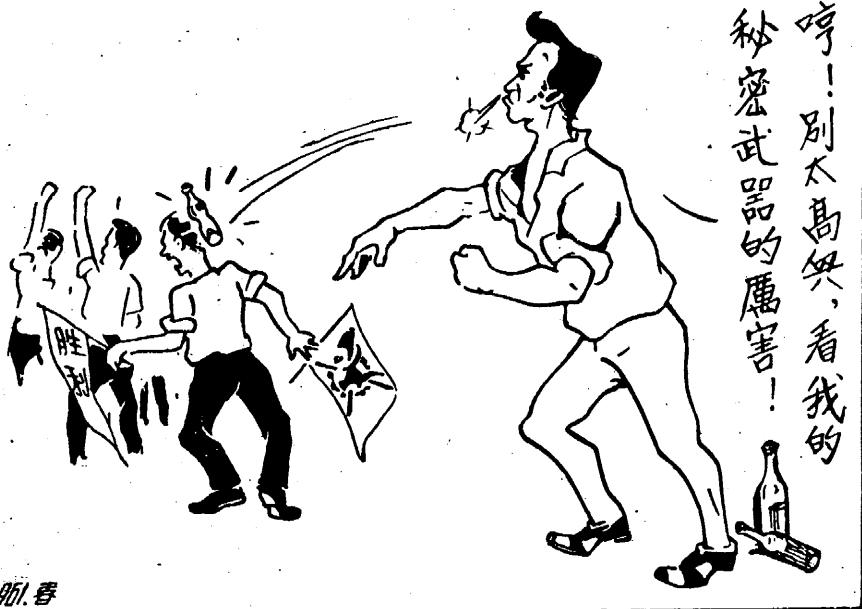
對於我黨這種為正義伸張的呼吁，內政部長依士邁非但充耳不聞，他還極盡污蔑的能事，大談其一套「共黨滲透」的理論。并且他還囑咐說：「政府的法律，沒有規定政黨黨員或職工運動者是可以免被逮捕的。」內政部長這一句話的意思是，只要依士邁先生願意或英國殖民者提供給他一個名單，那麼，不管你什麼合法政黨或職工會人員，他也有權抓你的！

他還大聲吶喊說：「只要我依斯邁做部長一天，我就要掃清共產主義！」假使主張把

我國變成「小美國」的依斯邁先生願意做美國的「反共英雄」，那是不干我們的事。我們也不會去理睬它，或許還要祝賀他的「英雄氣概」！然而，當一路來事實上表明出聯盟部長們是把共產主義混淆社會主義，把一切進步的黨派和人士也混談為共產黨時，我們不能不擔心，這或許是聯盟政府在不久的將來再次進行打擊社陣發展的卑鄙行徑的「輿論準備」。

依斯邁在口口聲聲說要維護國會民主制度。假使依斯邁先生真正要保障民主，那麼，他就必須把所有的「政治犯」提上法庭公開審判，無證據者即該釋放，并且他就應該多學點政治常識，把主張合法憲制鬥爭的反殖民主義者，社會主義人士和在森林中進行武裝鬥爭的共產黨人明確區別開來，保證今後不再藉「反共」之名而行「打擊進步反對黨」之實。

可是，我黨關於「關注政治犯」的動議却在內政部長依斯邁以及副總理阿都拉昔等人的「反共」吶喊聲中，也硬套上「親共」的罪名，將它否決了，這就完全証明了聯盟政府只是殖民主義者打擊進步力量的「執行木偶」，它是不惜違背憲法規定的保護人身自由和基本權利的條款，幹出法西斯式的不民主勾當！



嘿！別太高興，看我的秘密武器的厲害！

為新山社陣遊行隊伍遭襲而發表之聲明：

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向各位同胞報告於本月廿四日投票結束當晚，我們的支持者和黨員在馬華公會門口被襲擊的情形。

首先，請各位再閱讀本月廿六日星洲日報的報導：當計算工作完畢後，「社陣四名中選議員被其支持者抬起，以陳凱希為首出發舉行勝利遊行，千餘人的隊伍沿途高呼社會主義萬歲的口號，不料該遊行隊伍經過依勿拉欣街馬華公會門前時，平空飛來了盛着醬油的瓶子，空瓶，石塊等等，這突如其來的襲擊，造成了社陣的黨員及支持者約七名受傷。受傷者有的頭部鮮血滿佈，有的手臂部溢血涔涔，獲中選的該黨牙牙區的議員K.拉曼及其他多名黨員或支持者，滿身皆染上了醬油，同時，K.拉曼的背上受瓶子擊中……」

從上述的報導，同胞們能清楚地看出，馬青團的一部份不負責任的團員，是如何的強蠻，仗勢欺人，無法無天。襲擊我們的支持者和黨員。

以下還有一些報紙不敢報導的新聞，是更可以證明他們的粗野和橫行霸道：

①當羣眾和黨員飽嘗石塊，瓶子和木棍的襲擊後，馬青團員竟有的拿出鐵棒和車鍊，橫掃羣眾，幸好有一名在場之警探朝天開槍兩响加以制止，否則，又不知要鬧出多少條命案。

②牙牙亞哇區新中選議員，遭一名窮兇極惡的馬青毆擊，幸被一巴剎賣菜的小販見義勇為，加以相救才能倖免。而該名小販手部亦已傷痕纍纍。

③許多挨打者既無法盡錄，其中一名印籍黨員，挨了數棍，撲倒在地，亦於當夜前往報警，到今天，還不能起床……

④一位姓陳的無黨派之淡杯村民，挨了馬青團員幾拳後，極表憤怒，當他往馬華公會交涉，馬華負責人竟厚顏無恥地說是「牛頭的人打他」等到他舉出事實證明時，他們才說：「對不起，打錯人。」

⑤數輛汽車經過馬華公會門口，亦被擋住毆打。其中一名來自文律馬青人員，亦被他們拖出來打，馬青團員為自己聲辯，但不被理睬，而莫明其妙地飽受

一頓老拳。隔天他哭訴黃樹芬先生，但無下文。

⑥一家生果店老板，到馬華會所找其負責人，申訴其孩子被馬青無理毆打。他悲憤地說：「早上，我投你帆船一票，晚上，你打我孩子一拳。這就是馬華對我的報答嗎？」

當晚，無數的羣眾慘遭毆傷，激起了羣眾們的憤怒，及情緒上的波動，若不是社陣負責人陳凱希當場呼吁同胞們保持鎮定，勿輕舉妄動，及多虧同胞們以高度容忍的精神，顧全大局，其后果真不堪設想……

誰都知道此次馬華在華人地區都遭受慘重的失敗，臉上的光彩被掃光，當他看到社陣重要的負責人都踏進議會，他們感到戰慄，因此出此下策，以作垂死的掙扎。

我們對馬華公會放縱其血氣方剛的馬青團員，造成此次襲擊事件表示萬分遺憾和憤慨，這使和平的選舉已染上了令人不能遺忘的污點，我們要請聯盟的負責人注意，別忘記自己經常強調的「君子作風」。

我們再度強調，社陣是遵循和平的路線和任何敵對黨競爭，我們堅決反對暴力，只要當晚在場的人，看到黨負責人不斷地呼吁羣眾鎮定和迴避，便可證明我們是怎樣的努力避免一場險惡的集體毆鬥而造成嚴重人命傷亡的事件發生。

我們要提醒馬青，社會主義的精神，並不是打得「死」的，社陣的支持者也不是通過「打」便會吓跑的，越靠辣的手段越暴露馬青醜惡的真面目，越激起廣大人民之唾棄！

社陣
新山競選委員會啓

下面是聲明中附帶之「緊急消息」：

馬青又使出了一個「殺手鐮」。

他們在廿六晚於馬華會所舉行緊急會議，在許多重要的人物及落選候選人在場，他們公然的向「民主挑戰」！「向和平進攻」！

一位姓馬的老先生竟然瘋狂地提議：燒掉勞工黨的黨所，及請吉隆坡的巫人來毆打勞工黨的負責人……，同時，又派五人代表以吳來興為首謁見內政部長拿督依士邁，請他援引國內治安法令扣留社陣在柔佛州的要員，及解除新山O. C. P. D.的職位。

社陣柔佛州分部廿八日緊急會議決定，依情報案，並請同胞們提高警惕，慎防失意的政客下毒手……



看啊，我們的勞動隊伍多雄壯！

（吡叻角頭勞工黨黨員為村民義務勞動后合影）